

新銀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譏惑卷第二十六

志菴子曰  
此篇論服  
式字式表  
禮式以識  
當世之變  
前制也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度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馳  
鱉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井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厠貴性厥初遂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懸巢穴之可鄙故構樑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聲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儉溢



之隄防人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  
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  
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隋慢以及安上治  
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  
雖暫假息然枯靡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而  
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旋  
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稿之嗤秦殺函襲嶮而無  
折柳之園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抵之攸召哉矧乎安  
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類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  
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

此言  
服式

之去水罟罟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  
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  
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  
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  
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  
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  
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  
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  
改其桑梓之法也况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  
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

此言  
書式

此言喪  
禮式

朱季平皆一代之絕乎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瀆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

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其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免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

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卷第二十七

志卷子曰此篇刺當世青衫子前及在位衣冠之後率以驕慢成習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疾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優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

曼密集管弦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亥豕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其為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倭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為春蠲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

以矧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  
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  
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  
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  
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  
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  
重崖之裏雖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  
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  
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恠所以疾之而  
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

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  
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  
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  
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  
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踈蹕  
自病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  
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  
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  
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  
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

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

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羗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恠也今天下向乎中興其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奔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其或峨然守正確耳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期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

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  
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  
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哺糟  
掘泥割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  
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  
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  
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  
以索繫杙倣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

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  
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  
詭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  
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  
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  
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論劇於寇賊  
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  
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旣  
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涇清之資或  
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  
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  
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  
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之附祀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譏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  
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  
其官益大其事愈憂煩劇所重其唯百里重役以是  
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  
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  
尤宜得人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

志卷子曰  
此篇論令  
長之不可  
不擇其人



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循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耻知己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器小志道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指氣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

此段陳言  
愷切深中  
時弊

群盜矣夫百尋之室撓於分寸之颺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深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䟽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奸與不急而搜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涵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

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釁咎發聞，冥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以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輝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厠騷，胃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鴛繭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卷第二十九

志養子白  
此篇論用  
才文有經  
緯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寤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忤，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棄璧，披毛索鱉哉。

此段警  
策經生  
當刮目  
待之

鈞世卷第三十

志者子曰  
此篇論今  
人之著書  
未必不如  
古所以自  
寓之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  
螳堙之並嵩岱左之故水不發崐山則不能揚洪流以  
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  
答曰夫論管宄者不可問以九疔之無外習拘閔者  
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  
器雖冶鑠於時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  
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  
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  
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

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  
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  
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  
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  
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  
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  
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  
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  
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當山淵使屬筆  
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

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煖之盛膳俞狄之嘉味也今與古詩書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鈺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

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黍之屬詩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於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蜀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簞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謂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易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理為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聽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捷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悞不得其意而欲以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

志菴子曰此篇論冠婚飲射之義宜後減省而尤重于座之一事

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文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居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沉隱復有凝滯其言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

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  
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  
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  
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誅讓之  
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易  
案用今五禮混擾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  
相貫涉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  
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  
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  
不豁了治之勤苦決憊無地呻吟尋祈憔悴決角修

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  
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  
削不急抗其網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  
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  
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  
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壞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  
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  
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  
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壞善何必當乘船以登  
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

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宜改  
裸袒矣

尚博卷第三十二

志卷子百  
此篇論六  
經之外子  
書即次之  
而詩賦其  
末也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禪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沫操綱領而得致  
焉古人歎息於寸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  
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  
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

猶見撰錄亞次曲語百家之言與經一揆譬操水  
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  
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放  
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後土召環雉於大  
荒之外安園堵於亟夏之內近彌禍亂之階遠垂長  
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驪駟之迹  
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  
桎梏淺濫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為不急  
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庸博亂人思而不識台錙銖  
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

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  
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駉拙  
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  
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  
曰著述雖繁適可以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  
行不言不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  
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  
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  
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  
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

無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  
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  
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  
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  
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  
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  
流至到之修短蘊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  
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耀熠不足  
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  
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



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逸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鸞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尊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參末不必

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球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第未可呼爲余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闕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蓋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於一奎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

呼吸千里而螻蛄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已  
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  
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  
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  
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  
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力切敬誠以  
爲爾未必爲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者而黷  
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  
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  
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

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起群之人猶謂之  
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  
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  
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  
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  
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玄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卷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前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  
也當塗端右闔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

志蓋子曰  
此篇論桓  
靈宦官之  
禍中間叙  
二十餘品  
殊得兇人  
之鑒

邪殘人害意躡踏背憎即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  
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  
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  
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  
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  
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  
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遊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求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

有功而爲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謹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愛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鬣驕  
矜輕悅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上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經者謂之知變之奇懶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之紫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  
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  
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  
鬼恠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  
知來之妙斃馬弄稍切山角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  
元舍難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巍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

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閤昧徒若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卑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  
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秘筭勇者  
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難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乃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煙起於蕭牆而飈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

抱朴子 卷之三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  
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辰闔左袵掠  
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  
兔之藪象位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煙燼於委灰生民  
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  
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卷第三十四

真十二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如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弦於此鑿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執觀枳首  
之爭苒而忘同身之禍笑躡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志卷子白  
此論論吳  
亡之故由  
於主闇臣  
欺

患等見競濟之舟沉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淳穢克序紀綱馳系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  
力者蹊青雲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  
不競不進昔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鸞鳳卷六翮於叢  
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繼之佐牧民之吏非毋  
后之親則阿諛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聰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守汗泥滓以毀譽  
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  
鳥爰止叱迅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郡  
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椽  
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隍田池布千里有魚  
餐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  
警實有安昌董鄧之汗雖造賓不沐嘉青之待饑士  
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  
谷萬廩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  
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草之薄其自奉也有盡

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  
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享  
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  
簡而愛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  
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輒  
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  
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司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  
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  
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鴛蹩以追  
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

何而欲與之緝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赤舟  
之上求千鍾於井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構  
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  
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擴弩亡  
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時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  
於綺燦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  
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  
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  
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  
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求歎於蓬屋之下告

其門生曰歎必寢耀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太薇迴紫  
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  
洽於宇內重譚接武共楛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  
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  
恭已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  
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芽而不秀陰陽相沴寒  
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鞫磕於龍潛之厝  
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土燭不照沉醴不漏疆場多  
壘嘉生不遂豈其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愷不舉  
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量被褐懷玉守淨志無欲

於物藏器淵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因而  
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  
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  
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  
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  
混焉時乏管青騏蹇採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瑜委乎  
滄海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  
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城南民之變成  
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襯抱朴子聞之曰二君  
之言可為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  
賈誼將愛譏於過秦乎

守璿卷第三十五

志菴子曰  
此篇設為  
潛居先生  
與或人問  
答與下篇  
同意

抱朴子曰余友人<sup>有</sup>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垆土以苴芋銳精藝之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  
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於廩實傳施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伯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稽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乎秬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王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涌天凌丘陸無  
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林稗糲曠於園廩薪爨廢於  
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  
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衆度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失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  
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饑寒之具也胡不疇沃衍

於四郊躬田峻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  
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  
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畫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  
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墻之巨拙  
何異拾瑣沙而損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挾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  
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之  
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享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  
其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鶴鴒傲蓬林以鼓翼洿陸

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蟬蛸忽忽於寸  
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忽用乎  
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  
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  
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  
武也情孜孜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  
無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  
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塔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  
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  
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奢雖衰可興焉

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  
而自來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  
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  
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管  
丘之柞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才  
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  
沃處茲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比郭之無欲誠  
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  
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  
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葳播六德之嘉穀

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  
 為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庾氏以推壁厲貪疏廣  
 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堵以彌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  
 慨而嗟乎始吾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泪和追下  
 惟之績者不以窺園涓日子以臭雛之甘呼鴛鳳擗  
 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卷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塌裂三家鼎

此篇設於  
 樂夫偶借  
 兩生問答  
 以見士當  
 安貧故以  
 命篇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  
 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遠衆遂令斯生沉鬱衡  
 華齒漸桑榆而常布不改而時主恩賢不聞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食屢空朝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達者貴乎  
 知變智者驗乎不貴故范生出則城吳伯越為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

五富詩美可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圉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姬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竒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糧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耻詭遇以干祿羞銜沾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略俟黃河之將清其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行何異圖書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緝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

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天猶夏放命駑蹇星馳以無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棄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仇而委泥濘贅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棄林垌黨援多者偕驚颺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沉沫夫九汜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徒含章如鳳龍被文如虎豹

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  
可吊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  
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焦烈之選武縻好爵於清時  
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  
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  
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  
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  
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  
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  
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賈可

以崇寶耕耘可以免饑不識逐麋者不顧兕道遠者  
不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竒也萬鈞之  
爲重衝飈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  
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訕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  
陟六方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  
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才故唐虞捐  
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  
子訊僕以汎舟孜孜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  
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膚髮之明  
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岩木拔石飛陽侯山

時洪濤崔魏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建乃  
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  
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縻匹夫枉死  
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警余以誨盜之業敦  
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  
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壽爲鍾鼓百家爲笙  
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酬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  
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  
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  
傾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  
德所不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  
求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三十七

志卷子曰  
此篇所論  
大較以明  
也先以仁  
爲後其言  
與孔孟不  
同李者宜  
網玩之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仁而無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亦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翺飛螭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噍上竹交切然赴阮井而無猜入罽羅而無

覺有仁無明故顯並趨禍而憂失熾潛景以易組圭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伐毒烈制衣裳以改裸  
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振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辨也夫心不  
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重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  
校覩齮齶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否則  
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人之行可力爲而至鑿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  
忍之仁無滅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差等不分  
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所立以濟物  
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  
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  
爲純臣以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  
明不可無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姬修仁以朝同  
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  
禍也門人曰仲尼嘆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  
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

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似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及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嘆上士則曰明目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已



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  
 有仁必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  
 不殺晏嬰夫杼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  
 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仁之道曰仁與義然  
 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  
 在於行行可立為而明於神必湏天授之才非所以  
 訓故也

博喻卷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起於

志卷子口  
 博喻廣譬  
 西篇睡文  
 選連珠體  
 而作

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  
 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  
 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  
 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  
 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  
 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閔風玄圃不借高於坵垤懸黎結綠不假  
 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

粹

而衆禽之嚮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知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於汜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耜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

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駮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噐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繼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雛徐起顧眄而嘆蒼昊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菑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趨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柱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机之文種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因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願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榮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比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鯨鯢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比狄則沉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逆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蠶之負麗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渴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鼙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  
欲怨難而不生親其寧之惟求猶斷根以續枝割背  
以裨服刻目以廣明刻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  
好屢變以偶俗猶刺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蹠以就福  
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  
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栢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  
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緜純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  
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  
推源緒得之未朕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  
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  
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  
風位高而噐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抱朴子 卷之三  
胃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愛褻於鷄鶩龍鱗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邈世之擗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滌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莠莠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閎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雖儉之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

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波沫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

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蒼藂藹蒿麥冬生無解鬻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

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眇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驚禽以奮擊拘知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合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鷲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狗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後人盈朝而求賢者未傑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嫵颯迅非徒驪駒驪駿立斷未獨沉問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骨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呂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鴟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謫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跼形而不威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穿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啣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嚮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已者而誅舉疾惡之賢是放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喘守之役吉光饑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庶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燦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篲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隆四士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螭蛇無足而電騫驚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鼻繇喑而與辯者同功

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僑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反桐之源邈世之勲必有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鷦鷯之巢無棄風之羽溝澮之中無霄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以反滅其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以召禍禹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窟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  
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鶴識夜半不能  
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  
蟻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  
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計蝗虫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  
中蚤虱微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  
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  
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  
淺則流竭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  
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鈞沉管舉且抑而有  
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  
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  
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憤集

抱朴子曰商風霄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  
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候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  
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汗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  
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莠不  
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  
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  
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  
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墻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未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門孟賁馮婦  
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  
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纓冑非廟堂  
之飾垂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  
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  
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  
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妙不以蚕織爲首称湯武漢高不

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  
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棄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俱  
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  
董鄧猶錦紈之累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  
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米  
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

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  
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礪以摘景沉問孟勞湏楚  
砥以歛鋒騶驛待王孫而致遠令箕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饑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  
室乘黃天鹿雖幽饑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  
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  
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  
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

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脂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虫鳥之食微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峻美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擊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鱗還建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

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  
居檻則狻猊與獬豸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銘  
刀同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  
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劇碎之賢謂之  
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  
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比鄙者吾知其不能格  
靈心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  
叙笑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選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消悒於窮否審乎  
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渚則遺愠  
悶之心振輝宸宸而無得意之色三仕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  
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重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  
以知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  
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嘗其行詭姿  
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則彼龍后謂爲其  
論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

有國之寶何以司晨而銜馬羈縶於憂責哉有用人  
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  
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  
不負責於力盡故滅螢燭者不煩滄海扛鼎者不事  
鳥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  
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  
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長才不能別  
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  
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  
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  
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其美語大則  
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音以  
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  
澆濇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  
宜尼泚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新鈔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廣譬卷第三十九 四十同卷

志二

志菴子曰  
二篇同作  
而後稍劣  
於前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  
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  
無乎凡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  
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  
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  
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  
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  
素鱗湏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  
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  
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龜偉造化而怡顏比人  
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泐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  
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  
離公且不能與伯氏跟絪於憑雲之峻仲尼不能與  
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  
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  
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  
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樽其節以同塵  
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  
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  
數以博愛容衆

祥麟之角  
威鳳之爪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為  
闕設故雋生不釋劔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墻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池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乃可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知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旣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號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芟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皇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噐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芟而去繁柯敗源失本動不枯訖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

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絲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飈謐氣則轉蓬山峙修綱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沉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虫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鼉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政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

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彞倫攸斃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已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

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誹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駕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鏹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抱朴子曰潜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舍隙之崖難

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云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乎散職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虫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群逸才沉抑

則與凡庸爲伍故鱣鯨褻絳虬於淵洿鴛鴦蹇黷駿騶於坳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潭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躒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噐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澗源熠燿之宵燭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  
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  
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  
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益植黍稷  
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  
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  
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榛禽  
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  
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  
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旣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  
下有聚死之虫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乏才小任大則  
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  
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芟羆虎覬闕不能威豉  
蚩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  
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

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身聚蝸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颶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木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翮竒於溺箕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煖之卑棲不肯爲銜鼠之戾天玄蟬之潔饑不願爲蟻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颶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

抱朴子  
卷之四  
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  
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  
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  
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  
縉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筭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片之洿處貴者眇忽群  
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  
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  
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  
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蛙長譁  
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  
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旋盤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  
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  
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藝撮壤不能遏砥

抱朴子  
卷之四  
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  
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  
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  
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彞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  
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  
竹栢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  
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諛笑以偶俗馬又肯躡徑以  
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馬

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輞轡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  
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  
欵冬之華朱飈鏢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  
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  
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  
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  
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  
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解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

遠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噐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噐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

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  
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竒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  
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  
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  
之玷故博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  
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  
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沉賤  
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列播忘富  
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  
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

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著而謗惡彌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間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求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麟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鴻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千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  
魚鱉聞九韶而深沉故衮藻之燦煥不能悅裸鄉之  
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  
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  
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  
繁者讐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  
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  
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竒士同其  
歡而欲有戚而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  
水凌空方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辭義卷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墓之力  
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

志菴子曰  
此篇論文  
體辭以不  
常為美  
義以罕覲  
為異



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  
以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  
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  
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章乃構大厦鬼神之  
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  
品或浩漭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  
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關於自料強於兼  
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  
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眇知忘味之九成雅頌  
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  
飄颻之細巧蔽於沉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  
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  
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  
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遜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  
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蒞蕙不救  
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

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迥弱也繁華曄曄則並七曜以曜高麗沉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泐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同卷

志三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

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滄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卷第四十二

志養子曰此篇以客嘲稚川若書之不知老莊而姑以應之曰老子無為莊生無益也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膏間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髀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噐非瓊瑤楚和<sub>和</sub>不泣質非潛亂風雲不集餘才短德薄幹不<sub>和</sub>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sub>和</sub>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sub>和</sub>貶毀仁義<sub>和</sub>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馬不免於脚剝土梓之盈繁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餘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畫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礫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知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屨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鎔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

充論衡之  
類而難舉  
生之難以  
見作述之  
途不妨于  
博聞廣見  
蓋雅川自  
為之地也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  
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

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  
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沉昧  
不知八絃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焜朗  
遊潢滂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卑不  
悟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  
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合受  
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濶而  
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  
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  
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  
於度陵建木竦於都廣沉鯢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  
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  
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  
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  
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

巔九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  
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錄  
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  
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  
卽廢事不暢是以必湏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  
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  
藥雜秀而殊功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  
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  
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  
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

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  
之哉且夫江海之穢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  
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  
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  
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  
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  
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  
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  
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  
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

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請  
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  
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  
始於原道倣貞而亦有兵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  
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而棄  
其文是治珠翳而矧眼療溼痺而刑足患萑莠而刈  
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所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

志卷子  
比論論百  
信究心

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  
而方之則林薄之禪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并忽  
海遂躐躐於泥濘之中而沉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  
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  
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  
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醅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  
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  
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  
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  
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

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  
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  
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  
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文行卷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  
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畢  
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  
不得無筌文可廢而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  
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

志卷子曰  
此篇論文  
章德行世  
所兼重

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  
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  
錕不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  
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邱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  
千駟而騏驎有逸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貴本不必便疏不必



文思綽有  
波瀾可誦  
可法

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球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  
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  
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  
其無階而高致鴛蹇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  
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  
涯始自鬚鬣請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  
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  
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蕪城之璞猶  
謂不及楚和暇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  
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竹之藥猶謂不及和鵲

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正郭卷第四十六

四十七  
同卷

志四

志卷子曰  
漢末如林  
宗者誠一  
代高潔之  
士也而梁  
目之為倉  
皇不之載  
肥載驪斯  
之謂矯言  
失正者者  
勿依違于  
正部之篇  
可也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  
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  
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悽悽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  
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在於一言  
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  
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  
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  
宗拔萃翹時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

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以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可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倉遑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中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

其有動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明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願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當仰齊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沔滂韜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悽悽之事聖者憂世周  
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噐不絕  
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  
述六藝行自術耀亦旣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  
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  
塵之中逖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傾筴弊匪遑啓處遂  
使聲譽翕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  
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  
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

爲秘丘之俊民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  
謂之間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  
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改蓋其幸耳以此爲  
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  
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鷖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  
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及大用符  
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  
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術自媒  
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猶徼尤師亞聖之噐其  
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

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  
况於林宗熒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  
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旣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  
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  
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  
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  
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  
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  
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敝徒能知人  
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  
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  
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  
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  
芳未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  
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  
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  
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  
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  
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

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於朝廷其所欲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

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悽悽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旣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

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卷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

志卷子曰  
禰衡之狂  
世所僅見  
以狂取禍  
理所必至  
維川之彈  
其有避之

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其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愴哀歎慷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盼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無有八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色乃縛角於杜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鬣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而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

抱朴子 卷之四 三十九

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刃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卽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子不中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卽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

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父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鄉存其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卽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

梟鳴狐嘯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  
 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  
 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無如何朽木鉛錐班  
 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中陷極害此  
 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  
 者也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  
 名也予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  
 於折中乎

詰鮑卷第四十八

志五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

志卷子曰  
鮑生之言  
以為古者  
無君勝於  
今世雅川  
從無君一  
言逐一難  
之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疆者凌弱  
 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  
 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由  
 乎爭疆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  
 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柱刻漆非木之願拔  
 鵠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非  
 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  
 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  
 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



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  
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  
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  
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  
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  
梁川谷不通則不相無并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  
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  
園池饑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  
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  
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曾

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  
安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叔季  
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  
綏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  
搜寶涑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  
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  
去古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  
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刻  
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矛恐不利  
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

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  
辜諫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  
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  
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  
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  
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  
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  
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一難其必  
立君而後  
能治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  
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  
廈稻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巧  
匠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  
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之作受命自天或  
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  
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

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  
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  
成泰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  
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摘耀於天路皇風振  
於九域凶噐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  
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  
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  
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  
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  
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

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刃布野  
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  
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  
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  
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  
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  
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  
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尚唯  
貴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  
之未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

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噐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後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沫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穀糧絕而不饑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可以生鬪訟藜藿

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鑿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彞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莫變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

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  
不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柂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  
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  
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  
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旣立而變化遂茲夫獺多則魚  
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  
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  
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  
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  
饑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民之

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  
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饑冒法斯濫於是乎在  
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願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  
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孽之不虞  
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  
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  
懽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歛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  
華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爲太况乎本無軍旅  
而不戰不成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  
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

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  
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  
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  
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  
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  
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  
杼軸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  
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  
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  
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

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  
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  
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  
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  
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  
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  
流血則漂橈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  
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  
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  
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

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手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饑膚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群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三維其必立賦稅而後能治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今聞唐堯之為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竭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璆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嶭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官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

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青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饑寒矣

三維其必  
立後宮而  
後能治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官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

帝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蚕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饑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由於賦歛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制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大半但使後宮依



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之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饑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虱不餒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但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饑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

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舜禹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饑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盱食將何為懼禍及也

四維其必危懼而後能治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競則彞倫叙怠荒則姦

究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歛想竒瑞引  
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  
民乎

五誰其必  
有瑞徵而  
後能治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  
地應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  
羲和之晷靈禽噉喙於阿閣金象焜焜乎清沼此豈  
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  
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  
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  
則知非徑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

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化被無外也  
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  
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湏王  
母之環以為富也非儉膳而竭越裳之雉以充庖也  
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矣孰  
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  
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篡之不虞故  
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  
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

六難其必  
設險而後  
能治

抱朴子 卷之四 四十五 三十一

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  
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  
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  
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禽噉蘆以扞網羅  
曲共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  
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  
冑旣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旣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  
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七難其必  
鑿賢才灰  
刑罰倫凶  
其荒廢池  
而後能治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蚍虵之不均吳楚之反兵  
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  
則甫侯子羔近則干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  
戮者吞聲而歌德刑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  
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及陋而元凱  
畢舉或投箸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  
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違讎人解  
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  
於時有君否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

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危運  
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  
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  
我庾惟億民食其陳陌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  
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  
造三犂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廷教九真之佃而黔庶  
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知止卷第四十九

志六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  
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蒲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

志卷子曰  
以無足勸  
人以知止  
其音得之  
于老莊而  
詞華錯綜  
可觀

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胡  
韜鋒於香餌之中悟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避  
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  
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  
之前瞻九嶷而深沉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  
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豈器大量弘審機  
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  
不能蠶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精誠苟無若人  
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  
勞大者不賞狡兔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

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  
之闇矧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  
以全潔二䟽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  
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  
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實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  
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計  
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  
起之害故有跼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  
行賈生遜擯於下士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  
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

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  
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  
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  
名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有一焉吉凶由人可  
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  
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鴦  
徊翻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迹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違  
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忠况自爲策  
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  
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我生

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乎夫筴奔而不止者鈔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噐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杖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喪不於群狐之中古人狎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

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甕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未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

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  
墜碎而爲雉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  
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讐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  
容非囑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思喪敗居此  
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  
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蕪舒  
於華第艷容燦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  
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淶水七槃  
之節和音恍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醴醑不撤仰登  
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

逸灑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沉輪引魴鯉遠珍不索  
而交集玩弄紛華不求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  
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  
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  
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  
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  
尾哀樂之相爲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  
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  
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  
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卷第五十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  
有憾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  
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  
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閭淳鈞精勁之良也而  
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玳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  
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  
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  
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  
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

志卷子曰  
此篇論士  
之窮達在  
于遇不遇  
尔

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  
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  
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  
表艷棲鴻待衝颺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  
庸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蹕  
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  
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籍貢卧之興霸故能  
美名垂於帝籍弘勲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  
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  
者為決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

抱朴子  
卷之四  
四十八



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  
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清或適彼之  
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  
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  
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尠哉免乎  
斯累也又况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  
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  
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盖修德  
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  
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

席上之珍鬱於泥滓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  
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  
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  
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  
於知希興末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  
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畦之不曉滄海自有來  
矣

重言卷第五十一

抱朴子曰余有人玄泊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  
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

志菴子曰  
此篇托玄  
泊先王以  
立重言之  
論即孔子

三欲無言  
之旨多言  
數勞之說

批林子

卷之四

四十九

言其效

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爲城池以機  
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  
筆俄而悟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  
蹄之可棄道垂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  
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納韜修翰旣管  
合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  
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  
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  
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  
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蓋不

見醜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  
救於流通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  
也夫玉之堅金也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湏自  
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  
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䟽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  
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  
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  
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  
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  
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爲不識

者吐清高之談對以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  
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  
粘氣乏雄抗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  
而垂忤愈遠致令恚容喪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  
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  
說以俟識者矣

自叙卷第五十一

志七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  
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  
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棄官而

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  
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  
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  
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隨侯征討屢有大捷  
侯比上書文爲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  
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  
不得盡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  
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  
文辭不獲已受爵卽弟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

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  
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  
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與弟  
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  
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糞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  
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藝之高一時莫倫  
有經國使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縣入爲吏部  
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  
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  
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

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建尉平中護軍拜會  
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  
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  
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  
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肫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  
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  
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  
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  
郎中令正色彌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

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嬈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寓反覆有字人歎能讀書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

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乙飛符之屬人了不從焉由其若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前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

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竒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姓疋羸無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

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常至於弔大喪省因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

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死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旦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違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

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識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躋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

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齎酒殺候洪雖不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第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恂恂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

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闔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



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况非我安可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

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領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於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村鎮業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暨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

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輟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獲得衆者洪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較帳無所損失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

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毘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求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旣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頃臯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

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况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得借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誠欲以違遠謹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

漢文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言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求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

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  
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  
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  
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  
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  
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  
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  
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  
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  
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

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  
聊復撰次以示勸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  
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  
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  
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  
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  
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  
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  
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  
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

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悖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談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文擲瓦

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嘗鬪鷲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未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耻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

召悔去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  
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  
之憂鬪訟之變聖人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  
人安得無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  
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  
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旣在六藝又可以禦寇  
辟劫及取鳥獸是以晉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  
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  
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  
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

若鶴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  
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  
明而殞釋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  
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  
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勲著於明府德音被乎管絃  
形器雖沉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  
猶穆如也余以庸陋况抑娑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  
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  
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

抱朴子 卷之四  
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  
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叙  
之篇雖無補於窮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

卷之四

終